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八

集部

蘇門集卷六

明 高叔嗣 撰

記銘

讀書園記

七年春高子署吏部員外郎被病久之注朝籍已復從  
病中擢署驗封郎中三月乃上書曰臣少不知自慎身  
被狗馬病遭遇陛下下一拜官再徙再擢職自唯受命涼

薄曩守工部主事移疾請告者二語具前疏中今春沉  
病暴興氣湧痰結害于眠食昏瞢顛踣臣以問醫醫曰  
是血衰氣逆積弱損心不治將害於躬天絕天年臣竊  
自悲傷年未逮壯抱不測之病當朝廷建治之日弗能  
備用行伍獨困逆旅賓客左右過視無不憐臣為臣流  
涕者伏惟敕所司廉臣病狀無他以例免歸倘天誘臣  
衷不遂殞亡猶得下觀鴻化所成如遂不抃亦得瞑目  
丘壑用其月放歸次月還上父母壽畢謝諸賓客不能

共往來無何則屏居田間為約每五朝夕入定省輒出  
以為常以書謝過視賓客不敢先以相勞自他跡不及  
城府所高子乃言曰始吾以元年冬去父母於今吾兄  
弟者三伯兄不幸以疾夭仲兄相次為工部主事非有  
人侍父母者法制仕者凡有兄弟不得歸養父母今吾  
以病免吾乃得侍父母孔子有言書云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奚其為為政余用不肖之軀拔足隴畝間幸得備  
位郎署無毫髮有以稱報上者退敢自託于仲尼之意

亦惟以無事棄日時復俛取先王之書所以遊神而廣  
思者於此審居身之序蓋將終學焉庶幾乎平生之蓄  
志本茲旨以建園名冠其元門采上語列之刻石東壁  
後之人其永覽焉

東讀書園記

出仁和門由宋曹門歷邊村隄達獨樂岡北至園出麗  
景門由揚州門右轉歷蘇村後走陳留道隄達岡南左  
轉歷白塔隄相國寺瘞僧所達岡中出麗景門北徑走

白塔李氏墳後歷隄如上至園凡路四初高子止西園  
西園垣廬新成然近念欲東東者大父所耕處自高子  
他時未嘗一再至甚僻遠是時坐焉文堂心猶豫召僕  
問東路宋衡指地對出仁和門三五里出麗景門右減  
三里出白塔減五出李氏墳後減七然李氏墳道狹不  
容車利走者又問一日往來如何冬後涉首春凌晨往  
食黃昏歸正夏秋初日出往食遊息日斜歸秋春杪晨  
往食游息黃昏歸於是以囊盛書以缶盛糒以柴車載

夏五月望高子遂東父老聞皆過班白相向簞笠交于戶起與揖讓問所以歸狀游仕孰與吾農樂多少高子具以得事皇帝六年兄弟結佩趨金門之下幸遭知遇前後凡五踐省闈父母被封澤小人分過裁生身受久病朝廷加恩不絕其官還耕於野謝父老游宦無狀安敢望公等樂父老人人則大喜咸手操雞黍為勞高子與之飲人人益悅始西郭人見高子自引避非衣冠潔楚固不肯見梁肉皆具書拜函為禮高子大厭之及是

雖袒跣人與語禮文益衰乃大喜謂可居也恨來之晚  
高子曰世以莊周所錄古巢許之徒譏堯禹薄周孔其  
辭不馴雅學士大夫棄不信謂其人無有然孔氏書載  
接輿沮溺諸公其姍笑仲尼已甚惡可言無其人顧其  
風淳至不可用詩書禮樂之際責者余始至於野受父  
老之詰乃無以應悵然久之固知周言世有斯人不虛  
哉高子既自讀書園徙而東猶蒙前號加東作記

定非亭記



高氏之先蓋自洧川徙云厥初漁陶於鄭門之野鄭門者宋之順天門也明興天下既久治邑中賢豪殆以百數而鄭門處其半咸敦誼相尚有古遺俗風高氏又號為雄長家為門屋特大之聚族其間人乃謂大門高其後衆稍分徙高子之仕於朝白家封君曰鄭門吾祖宗所發蹤今吾宗族處之且墳近祖宗魂靈不無樂遊其中今故廬或聞乃為他人有叔嗣願因今求為室歲時伏臘上冢故留會親戚故人飲以長驩敬甚便於是家

封君求修如之田於其陽所謂讀書園也會作園亭今  
上賜高子告居之時從父老問先世事曩之賢豪之子  
孫之存亡其流風滅如也異時之俗無有盛衰在百年  
之際何移之易也豈其地有異乎高子曰予登鄭門之  
首循故城以西望其閭里遂直如人身首足不具父老  
為予言往者盛時有父老過其下指謂人是有非字之  
象焉其後多是非之興其書云然夫古先王養民必匡  
其俗鄉遂各樹之長時書其人善不善獻狀於君君乃

賞罰及之其所以防民甚備逮教化陵夷猶有長者能使鄉之人羞為不善不敢使聞之何者其行淳備感於人深也叔嗣觀於上世嘗里人死問其無以葬時顧妻耳脫金珥畀之夫婦猶歎終無恨色其鄰里每食相率之先熟之家不責賓主至少年乃直懷器轆諸其釜去今人聞所大笑之者即其風足感動於人心今復有是乎亡久矣俗之非奈何謂地形罪乎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矜文之末聖人不喜予

患夫流俗之言不惟其本所以定之故號亭曰定非侈  
往世之風烈儻後有其人庶幾遇之

潞安府亭遊記

潞安改府四年甲午六月侍御艾峯先生四行郡國吏  
畏民和登覽茲亭追惟有唐玄宗王迹繇起察興哀之  
轍求用舍之塗慨然太息是時新雨飄檻微陽移庭綠  
虹垂於天際餘紫生於林末開軒流目思在山澤歌以  
釋情而郡守宋君圭出廣平家傳相業篇終遂寄期望

茲一時之盛也叔嗣獲從遊觀幸托名於石左叅政分  
守冀南道高叔嗣識

清心省事堂銘

嘉靖癸巳余罷吏部稽勲郎中出為山西布政司左叅  
政分守冀南道始明約束踰歲禽巨盜于汾陽黜貪吏  
於某州屬年穀登境內稱便乃為堂于治所宋潞安元  
錫為題其顏曰清心省事余既道滿改守冀寧殆三年  
於茲邦益習土風達民志貶身自厲務為儉約趨時之

急不敢首事夫古之君子所為能悅于民者豈多為條  
教以暴其明哉苟察於身適得所止不戕於物不乏於  
務而已故能與下相忘與下相忘者下斯悅之矣蓋古  
之以道理人者如此而叔嗣何足知之乃作斯銘著於  
冀寧道之堂其辭曰嗚呼我聞母以嗜慾殺身母以貨  
利殺子孫母以政事殺民母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仁哉  
斯言我服而行至簡不煩銘於斯堂庶幾永存

樊氏堂銘

懿彼崇堂顯於東土海嶽廻環青徐左右吁何迢遞歷  
世不朽也爰始發迹脫輓事主三朝擁旄千里開府分  
陝是隆襟齊帶魯惟聖執象寢兵包虎披榛誅茅手營  
茲宇回瞰故園逍遙嘉圃王事多暇往來容與玄冥司  
節黃鐘應序時御高庭白雪交下逮其晴霽擊牛伐鼓  
賓客稱觴賦詩笑語四海無波右文戢武故里有堂燕  
樂乃舉縣榜勒名樊公是取系曰天造草昧辟王室皇  
初拔劍漢為匹舞陽苗裔奮儒術立朝正色入造滕文

作經綸武作帥文章之際功難悉司馬所決民所律哲  
孫聿興祖德述辛未紀年符祖出三葉其今事如一遺  
堂克構嘉志畢陳圖采詩在今日再拜作頌載厥實

軼稿

西征記

初去都也羣友設祖東門外皆去樂安人李茂欽在戶  
部獨追余飲三忠祠東以漕船載時四月中晨雨微霑  
人衣並河行三四里許各怵然歎息余識茂欽國子監



既登進士歷吏部相得久甚一旦舍去未期會面何時  
回瞰雙闕在雲霧間因思曩日奉朝謁聽晨雞鳴夾立  
丹陛如此且十年令人不覺涕下其夕泊張家灣月欲  
望始出蒼然照水際帆檣如樹魚商雜集歌語相聞余  
身繇此遠矣余以疲謬之姿蒙國寵靈福過其量未有  
秋毫補今試山西倘殺身邊垂也欲以報國者於是繇  
河西務天津滄州東光觀家大人之舊治余始生八月  
家大人携之東明携之黟又從之東光十六而家大人

解官十九而余舉於鄉逮於今未嘗一日習於囂也涉  
世甚淺得無躓於今乎繇東光達武城臨清會王純甫  
張子魚二人者同時考功之恭友也純甫是時拜國子  
祭酒子魚行兵備副使繇臨清達大名衛輝抵舍客誚  
高子曰方今羣賢並足馳丹轂結華綬造天子之廷榮  
名嘉美流光亡窮吾子何獨厭于時而棄之外亦有說  
邪余對曰若叔嗣所謂福過其量者也天子拔賢而用  
輔弼必臯夔在廷必元愷海內承風羣士向化辟如騏

驥騁於康莊而疲牛自伏櫪耨登於明堂而散木自廢  
彼其材大小宜也余勝帶遊朝寺曾無所踰人賴罪之  
寬也尚得叅領大藩儻陳愚蒙之力究尋丈之用乎畏  
譏議且不暇矣而何悅之有五月十三日歸九月二十  
三日始西涉黃河宿原武過修武上太行時秋盡山西  
木盡衰葉撼撼落遂入境行澤潞沁終日走大山中水  
泉交瀉深谷無底仰視青松生巔上蒙籠無數梁宋之  
人緩步游歷纔出城郭而已令聞此猶心生怖三晉屬

薦饑早霜殺禾百姓怨恐羣盜匿山谷且出且入或殺  
縣吏而去傍縣皆震即撲滅復作有司方議賑事余然  
後知民之凋殘吏治之難也脫使趙廣漢張綱富弼張  
詠三四公者處此力能治乎十月六日余上官而分守  
冀南冀南者沁潞澤與遼汾也漢侯王傳郡守大吏也  
賈生汲長孺若不受於官彼其立朝意不自得故坎壈  
而長去然二子設用矣卒默默白首與漢羣臣何異誰  
當惜之者君子要當樹名于後爾豈必皆遇于時哉故

黥與誼未為達也其明年三月甲午始作記

西征後記

高子之謝病再補官而家大人年六十七益衰兄仲自  
虞衡謫嘉興矣無他兄弟以娛親者於是高子覽於大  
明令曰官員祖父母父母及年七十許離職侍養適在  
稽勲又掌其事曰吾得歸侍吾親足矣會白之朝不果  
癸巳春出為山西左叅政夏繇漕河遡流而南問山西  
之塗曰繇原武黃河渡信宿達於澤行計之如是則得

奉吾親行易也歸而白於大人辛卯壬辰癸巳三年而  
大人鬚髮白盡矣齒搖落曰吾老不能西其冬叔嗣則  
奉太夫人以行既處於山西省而叔嗣分守冀南當戍  
汾州分守之改戍汾也自青羊山之役始五歲而吏未  
有寧居者高子二月之間三出三入於是太夫人勞叔  
嗣曰而二月之間三出三入者不以我乎始吾從而西  
也謂有寧居者今二月而三出三入是公私廢也太夫  
人遂有歸思矣叔嗣固不敢止踰歲二月十六日錄前

路復於河南太夫人處山西者凡四月既南高子送之  
泣然投泣曰叔嗣罪不可解矣曩吾為郎中不能一建  
明今備官於邊心非不欲奮也而智力不逮也有老親  
在又戀不去欲何解其罪乎大梁東有田百畝退而思  
自牧其間歲時奉杯酒上父母以終吾身焉不亦可緩  
罪乎又何求耶高子於是乎始乞致仕

乞終養疏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臣高叔嗣謹奏為陳

情乞恩比例終養事臣年三十六歲河南開封府祥符

縣人由進士歷任工部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補今

官自度材能朽鈍智慮迂淺蒙受厚祿常思殞軀用補

秋毫臣父珣先任東光知縣受敕封吏部考功清吏司

主事見年七十老病間作臣兄仲嗣任嘉興府同知今

陞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與兄俱守官局禮缺

昏晨甘旨湯藥別無人侍養每一念至心神隕越不勝

私情伏覩諸司執掌內一款凡官員父母年七十之上



戶內別無以次人丁者方許親身赴京面奏揭籍定奪  
候親終服滿起服赴部聽用又查臣同縣人陝西按察  
司副使郭鳳翔因伊弟鳳儀任湖州府同知同省人青  
州府知府胡湘伊弟瀚任禮部司務俱近年題准放回  
終養臣竊不忖獨犬馬微賤幸徼洪恩願比副使鳳翔  
知府湘例如蒙敕下吏部該司查實與二臣相同別無  
他礙放回原籍終養以盡一日烏烏之孝臣不勝感戴  
顙祈之至為此具本令家人高祿齎捧謹具奏聞伏候

敕旨

乞養疾疏

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臣高叔嗣謹奏為久病三次乞  
恩放歸調理事臣年二十五歲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  
由進士臣少時竊不自愛身有犬馬之病去年為工部  
主事時疾狀有異卧旅舍中三月許具奏二次語在前  
本中未蒙放歸其月轉臣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無何  
又轉今官臣雖微才為朝廷所知伏自傷念不有少效

也其何以酬恩者故忍而至今獨寄居他人舍中鄉邦友人皆識臣情苦自今月來前疾轉加伏枕累息瞑眩無效自審難以供職是以昧死復請伏惟垂皇慈而展洪恩賜臣暫歸調理則聖朝無帷蓋之廢而微躬免溝壑之虞不勝努力思報之至為此具本令家人高進抱齋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與孔文谷書

頃過邑伏蒙臨幸頻日宴語闌宵投分實深報德良薄

感媿何如叔嗣謁來江關尋亡王之陳迹探仙靈之奇蹤況值仲宣作賦之樓交甫解佩之浦登高送目懷古愁心所恨不得攄情于良知聆音于大雅耳乍抵此諸務卒卒先此布問薛西原先生竟不受召殊為邑邑未審會見否頃有何篇章不惜示及鄙作栗生點定者一冊附請教兼新刻願乞大序倘肯惠及數言即十朋之賜射虎高作更望錄至不一

與李少穎書

奉辭忽一載邊邑兵凶相繼奔命西東塵勞可想此月  
初於任西谿方伯處得讀手翰慰藉良厚復諭及朝夕  
研岡嘿齋處追惟舊蹤令人恍歎何日復一合併高論  
闡夕以寫鬱陶也賤子少慕老莊遺情物外自以頗累  
患頃牽拘多故塊然悶處事與願違形隨衆役乃知放  
達之未真而結習之弗盡也仰媿古人豈不自惜老親  
賤室各在故園一身行役但增離思耳種種惟故人識  
之文章聲望如吾少穎淹居吏局久矣不一調何耶偶

問及外試錄文集隨上清覽統惟尊鑒不備

答袁永之書

曩者數辱過視伐其矇蔽弭節負郭之巷舉觴茂林之中逍遙文史夜以繼晝自惟亡侯生之奇而有虛左之顧乏段干之德而辱過式之禮非揚雄之玄而當造門之敬匪杜甫之舊而接出郊之驩是以臨別之日倚夷門而長謠望天邑而太息知遯跡之亡窮寤離羣之有限別後復收來書申之嘉言兼聞伯氏發迹並珪璋以

秀朗連驂騶於長途斯天倫之極樂也言慕容音何時  
可再金門多暇持戟自適玩霸王之明畧鑽孔墨之遺  
訓勉事聖君流聲當世使僕夫得高枕於丘中永逃名  
於區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於時新穀既升  
田家大洽肥豕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簞笠在戶桔  
槔空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故人  
之所予也相思無窮言不盡意努力自愛還憶音書

蘇門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膳錄監生臣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蘇門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九

集部

蘇門集卷七

明 高叔嗣 撰

碑志

山西八角堡新置守備碑

嘉靖乙未朝邑韓公既治山西冬遂行三關十二月繇  
代州登鴈門上寧武留六日歷八角堡留一日校士射  
去至偏頭稽兵實賞有能定法除殘士心悅勵惟冀寧



道左參政叔嗣僉事日乾鴈門兵備副使啟從踰歲  
從鎮西入省公察於邊害要之地乃上言提督鴈門  
等關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臣韓邦奇謹與鎮守  
山西副總兵臣鐸視邊關歷八角堡察其道里南至鎮  
西衛一百四十里東去寧武九十里西至偏頭北至老  
營堡各如之其地適中臣以考之圖乃與大同西路平  
朔奶河堡菽麥川相值而地不甚險虜騎內侵路必出  
於此邊人數蒙其患往歲都御史錠建此堡議甚是其

額置守禦千戶所一指揮一官軍一千四百然指揮非  
兵部所擬注即缺類以空員一人強使之其權甚輕兵  
將不識何以責成功且又本邊乏人臣見管隊諸職往  
往攝以旗軍雖百戶亦無於是守禦指揮缺即不得不  
用腹裏者充之蓋非其人不良於用甚無益臣邦奇臣  
鐸謹議宣府地方如新河新開諸堡官軍裁三四百又  
無衛所比之八角相絕然當為置守備臣謹請八角堡  
置守備一人領之便因奏偏頭指揮萬山可守備十五

年闕月奏下兵部其月兵部奏俱如請叔嗣謹考山西

地當虜一面其北守大同割朔應蔚渾源州屬之以南  
守鴈門鎮西鎮西者寄嵐州也洪武三十三年秋置偏  
頭成化二年置寧武則與鴈門而三其後正統末更置  
老營堡稍大之而置八角堡實由嘉靖元年始後二年  
成偏頭初領以都指揮後弘治十四年始移置副總兵  
鴈門寧武成化初置守備老營堡正德八年置游擊將  
軍一人而八角置守備實由今始羣吏議伐石以紀苑

洛公之德視後世其系曰聖皇臨位匡撫萬國表畫河山鴈門南北乃立三關以戢兵革蒞用鼎臣羣帥奉職鼎臣之恪法令修飭吏奉條約豪族屏匿下究閭井軌教不忒細大齊同俱有品式歲乃大和百穀繁植民歌於塗美衣衍食訟獄既平士行端直歲十二月來巡邊域乃周三關士馬審劾關於平孺兵罔不克徼亭外內燧火衰息聲彼四遠酋長柔服乃建守臣下僚是陟疆場謚寧惟公明德我刊樂石以垂罔極

新遷賈令驛碑

賈令驛不知名所繇起置在盤陀同戈洪善之間嘉靖十五年八月大水壞驛舍其月祁縣知縣劉銳因呈言驛去祁二十里而近並河民居裁百餘客來無肯安者常止祁傳乘糗芻縣驛兩具之以應客求惟祁所出民病不敢言且驛長諸役使皆近驛人為之善伺得其私公亡匿傳乘雖囚係亦解縱去莫誰何前後長以罪罷去不可勝數驛事益廢願因其壞遷之縣便當是時祁

父老皆言驛當遷都察院下其呈驛傳道察院下分守  
道使都司斷事尹竭視之竭視賈令東抵盤陀三十五  
里北抵同戈四十里南抵洪善七十里祁居其中盛言  
可遷會都察院結汾州獄繇祁還分守道白其狀議乃  
堅決曰必得人以專其工不然不就於是屬太原府檢  
校鄭鴻計其直期以畢工得代故成起以九月二十六  
日成以閏月閏日始賈令人食於驛聞驛遷聚族將訟  
之其言惑人檢校鴻遽撤其材盡歸之縣乃不果訟故



太原名善訟不虛也夫以一驛之細其事明白如此不遷則祁民不堪而困已遷之則賈令不利而怨已怨者其私也微斷以行之有不為言所動者誰邪繇此言之彼其大者可慮也已

嘉平渠碑

惟嘉靖十四年十月朔都御史苑洛公平榆次康彥德之訟徐溝王知縣懷禮乃刻石以明政意始榆次縣東泉出合流山曰小河水由馬村前西放至軍村過巴蜀

村巴蜀村彥德居之下流百姓治渠灌北胡喬西胡喬郝  
村太原右衛軍屯在徐溝者號莊子營及北關廂村凡五  
連塍交注其約春引水起北胡喬以次及北關廂秋起北  
關廂以次及北胡喬各為長分督之以故田皆成膏沃  
而彥德田在上游也水由地中直走下亡所用異時他  
村人引水至此從上或壞並渠田彥德村人故塞其水  
於是他村人約為至期餉之酒若食不免則遺之穀尚  
無厭久之他村長趙文奎不忍乃訟之屯田道屯田道

聽其獄弗直而彥德訟之都察院下分守道治於是分  
守道乃變其渠長諭他村人均出直割並渠地界之代  
納其稅則長亡爭屬懷禮成其事踰年春懷禮言渠事  
明白矣號其渠曰嘉平立石焉

遂成鎮碑

丙申夏四月叔嗣行壽陽方君體易同至要羅山視新  
鎮訖工樓屋壯堅登之傳舍作其下街衢洞直可觀已  
有樹新楹者三民曰自鎮成而遷至之家十有五矣於

是題其門刻石號遂成始山西辛壬癸歲屢弗登羣盜萌芽而要羅山介陽曲壽陽榆次盂縣之間也東走京師西走蜀秦其路四達盜沒其中吏莫之捕相視緩罪往往林巖蔽虧行旅百出百姓患之叅政今山東按察使遂寧陳君子學分守冀寧建保甲之法根逐踵係境內盜息思制要害鎮議由是起矣會兵部奏欲為邊民修堡壁併居之以為固咨下諸撫巡都察院行子學乃援之請而都御史任西溪公可之使吏度要羅山地毀

南溝寺撤古瓦橋材木苟完復分其力三縣來役工作  
子學遷去體易攝是道身督其工故有成也起以嘉靖  
十四年二月成以其冬十二月壽陽主簿牟嘉續掄次  
縣丞丘岳孟縣丞郝世燭牒告工畢請設巡檢於巡撫都  
察院察院下其呈叔嗣以設官置吏法當奏聞緩乃議  
置百長一人割三縣民壯五十隸之百長居官舍給之  
廩為常皆如議體易福清人今按察僉事分巡冀寧子  
學體易俱有文以道治民上下便之叔嗣實代子學守

其條教不墜刻石紀其事

汾州馬跑泉碑

嘉靖十三年甲午正月冀南道汾州王府教授所申欲  
改引州城西馬跑泉水環城陰顯其利民並泉居且千  
餘家恃水以富百餘年其樂改否如何也巡撫都察院  
得教授言信之符下分守冀南諸道親詣汾亟舉其事  
分守道時在潞安也心疑鑿引水泉妨民生業不便呈  
復議止之巡撫院以為不能身帥人徒託空言會冀寧

道有賊殺石州吏目遂按行冀南道徑奪其俸收吏罰治之分守道既造汾汾士民數百餘人俱言引水無益而馬跑泉山下郝洪里人李從恩等果狀言自父祖以來世守其田源今欲引奪之必死無聊其言哀痛百姓或哭遮道訟不已分守道符下權州平陽府推官授孝義縣丞前給事中劉良往視之歸俱言地勢高下崖谷斷連去城五七十里工作非鉅萬不可當夏秋水漂發舉而棄之亡益也絕不可行分守道往眎之良信欲

上其事復止之部吏皆震惑曰必重得罪當是時民饑  
訴賑分守道議以移沃野之粟救瘠土之人公私俱便  
可行呈上乃得請每地畝勸義粟三斗貯之倉使同知  
蘇瓏掌其入諭民占水種田如舊於是汾父老議以分  
守道止不復改泉矣然吾等老後世子孫誰復知泉所  
為不改者乎諸司代去亡常安知後不有欲改泉而人弗  
能止者邪則羣詣道請刻之於石又懼藏碑不固請樹  
之公衙堂北余感其意敘其事刊之石敘復質直不文



後人益笑余愚也

北墅李公墓表

北墅公始自慶陽徙開封當成化之十八年蓋為儒無所成有弟曰夢陽世稱空同先生幼異才公勗之顓學登進士以文章名公乃稱曰士而貴蓄道德若庶人則惟居積不多之患于是習猗頓陶公之術遂以財雄第宅田園極膏沃子孫皆與開封人婚弘治中壽寧侯橫時空同先生為戶部主事也上書言其狀下獄繇是有

直聲正德初年內監劉瑾竊政戶部洪洞韓尚書劾其  
罪而彈事出空同手瑾怒矯詔羣逐之已而逮繫空同  
京師使者乘勢窘迫且希瑾意欲殺之甚急家人畏或  
匿去公既富於財往來其間賓客游說萬端卒脫之獄  
空同直聲動天下而公遂以友愛聞有子四女四初娶  
真定阜平孟氏大同府知事揖之女也有婦德生子根  
散官木舉人友竹為石嘴岔驛丞而側室陳氏生子樹  
一女柳氏生三女諸孫子九某某女十曾孫子三女三

公事父母孝處親族治家教子孫有法木既以丙子舉於鄉文翰茂美當世達士莫不交之而諸孫中用恒用謙用觀皆為府學生女嫁皆貴族歲時上壽車蓋至里巷為不通公好氣慷慨坐中起舞行酒客盡歡既老為諸子異產居之曰使後世相敬也享年七十五孟氏享年六十九卒合葬城北百岡空同先生之敘譜曰李氏貞義公者名思贅於扶溝王聚而隸於慶陽寧州軍故居慶陽貞義公生忠號處士公世有達節處士公生正

為阜平縣學訓導遷為周府封丘王教授號吏隱公娶  
高氏生孟和字子育即公夢陽字獻吉孟章天故公娶  
於阜平而家大梁從吏隱公也空同官至江西按察司  
提學副使先公卒叔嗣讀李氏之譜而用觀妻我兄子  
姻婭之間聞其行誼特著謹撰其大事刊石墓道以告  
勿毀

王先生配陳氏合墓墓志銘

友人王子安生十八年甲戌為正德九年厥考卒藁

塋後二十年甲午為嘉靖十三年母陳氏卒踰年十月二十六日合塋之開封城東南神岡新阡子安追惟考妣之德著於同年生馬昌胤之狀以命叔嗣銘狀曰王氏在元為蘭陽縣人大明興曰八老者初徙陳留縣天下甫定詔百姓得自墾田因家於堽陽鎮八老生王玉生諒諒生宣宣生先生諱祿字天賜起跡田畝博學詩書明於古今之務卓犖不羣弱冠試於有司文辭甚偉補為開封儒學生受業京師車一

之山東王懋綸諸公門下交相推獎許以經世之材  
遂及諸生亦遠讓伏流譽至今夫其德輔所被聲實  
兼隆雖時弗遇人猶悼嗟故可述已乃若峭直之性  
與世寡交端嚴之度疾惡若仇然而聞善若驚視人  
猶已淵懿弘大溫如春和故罕所尤於世焉至其孝  
友之行可質神鬼嘗聞父疾絕河歸視會履春冰奮  
出不死園廬遺產推致伯兄不取其豐致身以禮屢  
空晏如不幸早歿享年三十有八生民弗蒙其惠學

士徒慕其業嗚呼痛哉有子康字子安舉進士省試  
錄其文次子賡孫男四孟言仲言季言少言孫女三  
俱幼陳氏惟儀封之望粵有令德慈柔純靜克配先生  
躬履井臼至暴馬通用供爨婦職備修庭無間言以昌  
孫子享年六十叔嗣幸與子安好村墟相聞嘗拜太夫  
人堂下雞黍用勞惟我母氏接待慈顏每語叔嗣謂王  
氏有賢母遂用刊石幽堂銘曰昌胤有云政缺道分魁  
儒藝士晦沕亡聞若王先生夫婦之德儷於古訓其行

弗忒更百後世孰知其則我銘牲石以眎罔極

霍上蔡墓表

嘉靖八年秋守河南都指揮軍事盧龍霍君錄其考上  
蔡知縣妣劉宜人死王事事河南高叔嗣讀其書其奏  
曰給事中臣瓚言河南巡撫都御史臣璋巡按御史臣  
鼂言上蔡破賊殺其知縣恩裂尸四置縣門其妻先自  
罄於室武皇帝曰其贈光祿寺少卿劉贈宜人錄其子  
下有司治祠屋共祀事其碑曰賊斷上蔡頸無血白氣



縷縷若騰龍面猶生其傳碑同而與奏絕異人曰霍氏不忍其酷故傳避之碑蒙其誤始賊入上蔡城上蔡人相與謀脫霍使一人衣冠偽走賊呼我知縣來賊則羣執以去以其間使霍可亡去霍不肯傳皆漏不載傳不可信要之死不可諱徒使後萬世人疑者當以奏為正於是采上蔡遺事勒石墓上遺事上蔡始為山陽設法省共餽私費為安邑不受富民請初富民翁獨死其妾私其貨於養子乃逐其養子歸其貨於其族以食其妾

罷山民之為吏樵者遭宦者劉瑾奪其官起家為上蔡賊攻上蔡城凡一日夜城破猶巷戰城卑於故蔡城而附之故破劉宜人先上蔡一日死宜人築臺曰望夫宜人少蔡十二歲繼取始人以上蔡少子免賊初戕上蔡於南門縣人收其尸上蔡少孤事繼母孝性不飲酒人不敢干其介三仕家不益皆碑未載者十五事合前十七事

袁處士公墓志銘

袁處士公諱寶字尚資祥符人也家故高貲始元季豪傑莫肯為吏多藏於賈中而處士先景英者莞公家鹽利會世已亂縣中人皆辟匿去景英獨計不去久之高皇帝已定天下三年予百姓戶繇縣中故族計裁六七家它盡乃客戶景英帖為匠以此益饒知名生伍伍生貞貞生恭信敏信取曹氏生處士及定處士年十三信則卒亡何敏卒袁氏本據世業信敏以然諾四方客歸之列肆東衢上既皆已卒而處士幼好弄鬪鳥游嬉術

中里父老或倚門笑曰是兒袁氏哀矣處士聞則歸投  
殺鬪烏持抱母問父生時狀三年足不復出前衙以千  
金往徠商吳楚間益救行三楚秦晉江淮之良賈益多  
歸之乃復振當是時袁氏同財五世子孫數十非痛以  
禮折之則羣不相能而處士事其母最孝與弟定友愛  
晷夕問汝得無饑寒事率身先之不以一錢入私室族  
以大和正德中嘗詔郡國求五世不異火者有司皆計  
莫如袁某家乃以羊酒先袁氏奏定當上矣而太監鎮

守府縛族子以他事欲殺之處士行千金立出之獄家  
繇此困而苟他家幾欲得袁氏肆者念處士老諸舍子  
亶不分分而奪之易耳即給謂諸子汝亶能分吾將佐  
汝金為生諸子心各欲自謀果訟欲分處士詣郡聽事  
叩頭屈指數吾為若取某嫁某未嘗多少為家三十餘  
年誠無狀然奈何使家至身破乎爭不能止諸家既分  
乃置酒又要諸肆中賈客諸肆中賈客長老曰袁四未嘗  
利人一物妄一言欺我皆莫利從去諸家遂敗處士又振

時猶恤諸家然前詔遂格不行它時郡縣春秋鄉飲求客

學上處士名具以狀對郡乃召以為賓嘉靖八年十二月

十九日疽發髻際卒計生天順五年十一月二日年六十

九取晏氏繼方氏繼楊氏方氏生一女鎮平王府輔國

將軍夫人楊氏生子四永爵學生永祚永德永清女三

一歸劉承武生一叔嗣封安人一陸東生卜以踰年

闕

月闕日墓宋城西土橋旁晏氏方氏祔銘曰累蹶而趨

亦莫躋也既豐于家而弗利也視居則卑德之貴也鄉

人之思卒相謂也辭以申之余歔歔也

鄒縣訓導陸公配陳氏楊氏李氏合墓墓志銘

高叔嗣有友壻陸生東者陸生之父陸公生而甚秀異父名曰澄他日曰聞古有陸澄則更名清字汝清七歲誦孝經朱氏小學少長受毛詩常知縣所通諸家之言為縣學諸生縣學諸生文盡出其下試輒得廩膳陸公連讓補後已貧者謂不足為儒也乃與其弟澣澤澍淳修孝友之事躬行於家當時是陸氏同食者數十而母

族之貧者又數人大母家朱氏母家林氏盡仰給生死之具而朱氏故一子陸公嘗求得資之為賈又為取婦生子朱氏得不絕人由是頌陸公長者矣而郡太守至親拜陸公之父以子孝故也陸公嘗父母病不解衣日夜侍非口親嘗藥者不進父喪三日不一飲食母喪亦三日諸盡放古為之終喪五年卧廬中哭數幾死其後右目枯人益賢之無不欲知陸公者然而七舉不得第正德十五年歲貢入京師天子殿試例授山東鄒縣學訓導陸公欲之鄒



卦之得不吉陸公謂人命也明年之鄒之鄉則以其學帥  
人不受諸生金錢居歲餘果卒諸生為棺衾哭皆哀陸生  
之母初舉人李海者取於杞之徐氏一夕徐夢見月光入  
於懷婦翁臨洮知府紳謂海汝夫婦當生賢女後海夫婦  
生女名曰金櫻因不肯妄予庸人時陰求可予者而人  
往往譽陸公而陸公業兩取皆早卒心亦儀李氏兩家  
遂為婚姻嫁時陸母年二十矣能孝舅姑姑林病困求  
瓜同輩無敢進瓜者陸母獨進瓜陸公為儒而陸母自

三四歲時已通孝經列女傳等曉詩書治家家內外皆  
治生三子蘭先卒東及陸生口授之書生二女亦先卒  
陸公之喪羣弟始異而陸母從二子歸葬也貧居一敗  
官舍中則以其嫁時衣被為東取於楊禎氏無何楊氏  
卒又為取於劉雲圖氏為陸生取於袁寶氏其治家猶  
如故時人莫見其婦姑面者陸母少嘗危疾陸公治之  
百方至是哭楊氏疾動卧兩月卒於是陸生兄弟議曰  
始吾北涯公塋時無銘非先人意今吾母又卒且吾陸

自元儒學提舉五萬府君二世而中衛大夫儒學提舉  
名三世而克仁四世而銅陵教諭伯昂墓其地五世而  
鞏縣教諭貴常徵不就官始居祥符六世而鑑以有先  
人七世俱盛德是不可泯故乞銘於高氏陸公生成化  
六年三月七日卒嘉靖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其年四月  
九日墓年五十四陸母生成化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卒  
嘉靖八年八月五日<sub>闕</sub>年<sub>闕</sub>日墓年五十三初陸公所  
取陳氏琮女楊氏舉人瓚女兩人無子皆合墓事不載

銘曰陸氏之先赫自金華本源六世波流而他自陸公  
討始識厥家由上而推蓋淵齡族二家藏之云譜所錄  
陸氏之先儒亦世有澄也德明今則不朽天昌其學而  
身不偶宋城南偏西者公墓三妃協德合塋其處

封君黃先生墓表

先生諱錦字元美安丘宿家都人也族胄由興蓋自淮  
安元室板蕩官雖常次或遺其孥處於茲邑擇土浯河  
一世曰通甫二世曰大用三世曰友敬四世曰英隱淪

不仕恭諱休明五世曰泰為文林郎泰娶鍾氏實生先生純德懿行當世讓伏嘉言貞矩孚于閭里故可得而述已始侍文林府君歷官五臺寶豐應山出入翊贊俾無內顧海內稱廉服膺遺訓藏書禮器歿祭輒哭春秋嘉辰賓客罷慶攀墓慟毀用是疾亡母鍾痼病侍藥床褥經涉年所禱用身代遭喪悲號嘔血而瘖逮事繼母不易其禮與伯氏裳少長友愛庭亡間言哀多益寡幹蠱於家後奉伯氏裘書必均弗取其羸疾瘧相持奔命

江淮卒完而歸孤祐罹賊蹈刃爭抹賊義乃舍親嫗故  
舊窮達弗變口鮮侈言交無私諾朋友讌好不能酣詭  
僮僕勞役恒用身先惟其孝友出諸天性動不踰軌言  
可貽謀享年六十有八嘉靖十二年七月闕日卒子曰  
祚禎祥禕祿女二長嫁張東萊次嫁劉萬鍾孫曰守中  
守正守道守默守愚守莊守銓守藩守直守謨守讓守文  
守野守經孫女七禎字德兆癸未賜進士出身春官錄  
其文式歷官大司馬屬佩印典職治行卓絕為諸曹冠

天子褒嘉詔先生封為承德郎兵部職方主事辛卯武庫火德兆下獄奪官歸無怨色以奉大人當世縉紳稱不容口叔嗣幸託德兆末交誼均子弟習聞休範承計哀慟追慕音容誦述光烈思垂罔極刊石墓道俾後子孫永觀于茲

樂安李封君誄

嘉靖六年丙戌正月十七日山東樂安李公卒於京師春秋六十又三公始家貧棄儒為吏授饒州府司獄後

以子懋欽貴封授吏部稽勲主事服官克家作範當世  
則有三原馬伯循氏之銘彰德崔子鍾氏之表明德高  
文歿而不朽於是乎在而嗣人思述前烈匪資一物苟  
人有其辭皆將被之金石顧叔嗣頑敝復何以效其言  
乎敢追而為誄曰昔在帝舜寔惟咎繇克慎典獄光於  
虞朝齊美五臣庸登大理厥姓斯官末胄稱李淑問世  
滋百代伊始惟公少長習詩敦禮誰謂儒行而安為史  
皇授司獄於彼饒州民訛訟健邦典為仇桎梏日滿貨



賂川流敬德不恒物承之羞自公慎止郡邸孔修嚴嚴  
犴狴生出死入天作寒暑裁鑒仍集貪殘之故捄命弗  
給網羅無辜恒嗟以泣人之寬猛過猶不及司獄秉德  
乃柔乃剛屏其臭腐哺其疾瘍囚曰父母眎我如傷無  
或恐惕恃以不忘仲子耀文擢應嘉舉冠名春官飛步  
宰府邦降嘉禮恩洽於親丹裳玉佩璽書四陳公拜是  
受寵命日新寬樂令終懸車海濱紀綱廢墜元季為甚  
鄒魯榛蕪文教衰寢喪服五禮民莫以諗抑抑封君化

行繇家道偽以誠作儉于奢鄉用折衷時尠有加奉姑  
惟仁友弟惟愛每思祿養而親不逮純孝永思疾用是  
廢乙酉之年蓋至京師何以勗子先民有詩先民有詩  
夙夜在公著之翰墨以飭汝躬臨危未命道莫先忠言  
發長逝遺憲無窮嗚呼哀哉于公駟馬功在活人丙吉  
不死報及其身云何封君背世湮淪天道不憊厥嗣以  
信萬石周慎不言篤行微物必舉內行純明校德徵古  
異世同稱無曰位薄善靡與京豈乏鼎食或墮其聲天

之所與是謂仁榮身歿名飭來哲作程嗚呼哀哉

蘇門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十

集部

蘇門集卷八

明 高叔嗣 撰

雜著

說直一首贈卮山先生

去十二年余以直友人之事得謗繇吏部郎中出為山  
西左叅政居嘗邑邑不自解亡與言者踰歲冬卮山葛  
君來為同官意相得也稍相親言相合亡何余入覲京

師後數月復還山西則會諸潞安是月首夏地尚寒夜宿館中明燈啗飲論議卓然聞所弗及某人賢不肖指諸掌上不阿當世不私其交留二三日不忍舍去每念直者嘗撓於衆君昔領郡淮安綰兵符天津淮安天津當京邑孔道使者舟車四面至客皆欲如所願時時興毀怨君居數年然縉紳益稱之何以致諸彼人巧為將迎衆或不可徧悅曲為避畏事固不可預謀惟直矣凡望其容貌而察其言者皆知其君子故誠賢者斯敬君

不肖亦且憚而引去無私求何怨之敢如叔嗣骭體無  
匹於世世亦棄叔嗣然敬尚君故知君所以得天下士  
譽者以此雖然有畏余讀說文說直字從十從目從乚  
乚古隱字也謂人十目所視而亡曲隱為直繇此而乘  
於心為德余衍其說人以十目而視我於隱處苟克當  
衆心然後為直夫人以十目視我於隱處其可畏孰甚  
焉士苟利其身已矣而且戕人以利身苟遂其私已矣  
而且毀公以成私夫戕人以利身毀公以成私矜名夸

寵賈利騁慾何不至者而視人於隱處吾誠愛君故願君畏之也卮山先生命叔嗣以文且欲規之也作是說

釋訓

始許函谷先生讀論語至夫子吾道一以貫之曰聖人之道合治已治人而一之故曰一貫當是時曾子亟曰唯已而解於門人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者盡已比於治已恕者及人比於治人此其同情而異言者也參伍六籍曾孟如大匠執規矩而考器象靡有不同

已然注者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又曰借學者忠恕之事其辭非不美而非仲尼本旨仲尼所以教人者博文約禮之功修已安人之事耳性命蓋未多言也繇是著論語指要顧學者莫敢當言注家或信或不信函谷為少宰也他日以語其屬高叔嗣乃考論語昔者子貢號最博識嘗聞一貫矣然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或曰夫子罕言性矣假使論語顯言性命弟子據而書之明白如此又安得所謂不得聞與罕言者乎繇此



觀之論語所載皆所恒言可得聞者也夫子嘗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思得中行而不可他日又思其次矣如此則其書豈有所謂語上者乎高叔嗣曰儒者可謂失其旨矣聖王之道內之治已外之治人非二物也道之分裂由黃老則其說長於治已繇申韓則其說長於治人然治已者身無為而人自化焉故其效可睹也治人者本末逆施法制逾多功效逾速禍慘逾近故申韓之說不可勝言也此繇聖人之道弗明也今之學者

不以聖人之所以修身治民者而修身治民徒以仲尼之所罕言與賢人之所未聞者而立言何也彼其施於用猶今之醫也亡岐倉之智而惑其遺方焉或能用其半或有不能徒視其才爾而非其學之獲也然則聖人之言卒亦未明也已

墓羸文

陰陽育物億類齊均喘息蠕動俱播陶均往來變化孰測其因咨爾有形誰使之然卓爾垂尾修脊環連四蹄

矯健雙目深圓如鏡之瑩如金之堅稟氣中土其色孔  
純資生於馬骨狀特雄少有軼才長而甚馴為家良駒  
十有三年較能諸畜茂建元勲青陽受禪百草亨屯鳥  
降於桑戴勝綿蠻農夫正策星言於田布種黍稷迎春  
之先服我耒耜已事而跋霜露既下天地戒寒展力場  
圃以告成功五穀大熟厥禾億千登之倉廩維粒陳陳  
曰為旨酒乃殺豐豚速彼諸父享此百神既醉既飽和  
樂無厭三春既熙士女溱溱主人出游於以遨魂我車

既膏大道是遵鳴鑾侍御說於交旬興殫日暮總轡而  
還歸塗未畢縣車逮昏眇默識路指景而犇長鳴在野  
穉子倚門主人下車休於其宮服勞餘齒呂力不遐既  
稱高足出入孔安形神茂美老而奮馭氣竭力罄不克  
永生哀鳴而斃伏櫪不振僕曰鬻之我心傷閔追思田  
方老馬是訓少盡其力棄之不仁乃捐帷蓋塋之高原  
嗟乎造化從汝以身予之蹠毛嘗其苦辛初縣高價爭  
之市中金羈華廐何益汝躬當時所貴孰知其終才以

屬已利以為人萬物芻狗道於是存爾其息矣長反而真

權說

夫大道未形萬類糾蟠有生之羣紛紛相奸聖人憂之  
窺天之象察地之理陰陽變化百物之體追琢大道張之  
使縣制民之中有物曰權於是乃有君臣乃有父子乃  
有兄弟乃有朋友夫婦之倫皆於是起是故宮廷有儀  
吉凶有禮農耕於野賈坐乎市飲食衣服以生以死蠻

貊鳥獸跨海內外經常垂布萬世直賴天下大治亡物  
不遂有不協於是者斥為妖孽逢其災害百姓樂成守  
之曰經權乃遂廢藏為虛器聖者司之歷世莫施遭時  
之變衆不能治時耀其權百姓驚疑權之久藏衆既弗  
知及其用之適遭非時故若為變設與經乃離夫聖立  
人極道以為公變故之來弗可勝窮隨時而遷與道相  
從是故或揖遜位或兵相攻或握節而死或攝羣雍雍  
合於億載孚乎萬邦使預為之是謂興戎權之推移巨

細齊同辟猶圓以出規方以應矩大聖創物莫不有祖  
生民之業上下棟宇几席戶牖亡不得所閭閻相承愚  
夫咸睹及其築臺九層畫宮百堵奇巧萬方寓意而舉  
孰知工師之有規矩行有舟輿居有杵臼生民之業種  
種而有孰知規矩為制之首世衰道微變故日多環視  
亡權莫如之何丘軻立言思濟天下無位弗行民不肯  
與權乃大墜世鮮克舉王路榛塞偃焉終古天下大敝  
禍亂無數易曰聖人作而萬物睹聖人作權與道為伍駸

馱驤首周流九土鳴鑾中律奮足中舞既踐康莊超忽  
難阻鳳皇翱翔集於蓬堵驢羸鶩鵝困不得所折足傷  
羽衆人肖之孰者可語

卜隱

世有先生韜鳴鶴之懿德美飛鴻之高舉指西山以寄  
言託南郊而特處製芰荷為我裳結芝蘭而為佩濯長  
纓於洪流陰卿雲乎傾蓋爰乃至人詔之曰夫空谷之  
音不響於時久矣逸軌榛塞至言何述焉今先生舒翼



區外抗志浮雲執圭不以曜寵列鼎不以取珍結駟不以移步豐屋不以怵神獨杳冥以凝道汗漫以潛真寂寞以熙體寥廓以捐紛吾將為子端卜居之策吐招隱之歌降山父於箕嶺反老氏於流沙命耕嫁于后稷受漁釣於姜牙然後疏以仁義之淵辟以禮樂之塗休以六經之林栖以七畧之廬弭節三墳之表秉耒九丘之虛優哉游哉於以自娛先生改容而稱善援柔翰以成書

贈恭川李大夫詞引語

甲午之春晉方薦饑羣盜萌芽始鼠竊於深山俄狼狽  
於旁郡銅符夜分羽檄日馳御史大夫王公御史姜公  
憂國忘食得賢解衣選獮臂於邊邑求驥足於幕下時  
則有我恭川李大夫義形四坐勇賈萬夫帷帳畫策則  
言發中機俎豆折衝而謀成制勝開府總四道之兵建  
牙徵三關之勇指水濟魏侯之川舉火焚介推之嶺魚  
貫爭奮烏合盡殪桴鼓之聲絕京觀之事築未決旬而

大懟就平不崇朝而一戰著績壺漿陳於境上露布走  
於邦中士女咸觀父老胥悅先是恭川久服事於晉陽  
將拜職於梁省除書初下辟命載留寇恂可借河內繇  
之息肩裴度既行淮西於是授首建此長策贊我衆績  
自昔未有制全勝於一出收成功於將去如斯之巨者  
也家蓄油素願勒去思之銘國有憲章當賜來朝之樂  
羣寮豈有言而弗聞歟將頌功而未能者爰獻觴於出  
祖敢抽筆以命詞

策秀才文二首

問韓文公王荊公文章之工節行之高獨冠唐宋然昌黎不登宰輔天下恨之金陵再持台鼎訕笑於今夫退之之不為相未可量也使介甫優游下位材不究施則世之惜王者又不但如惜韓笑人之成名固有幸有不幸歟抑其材有宜有不宜也流俗之毀譽取舍豈盡合中果可定耶諸君必有獨見之言

問大易有云樂天知命故不憂未至樂知其憂果何事

孔子又云四十而不惑未至四十其惑果何物且以聖人猶然而況於吾人乎人之窮通譬如寒暑天不能以無寒暑而人能以無窮通乎然而俗士桎梏於軒冕逸民放達於山林皆不能見於通窮者故苟無心焉雖日處朝廷之上而不驚苟有心焉雖日在江湖之上而不舍請問安身之術何所據養心之法何所先諸生必有聞於此矣顧一陳之以觀其願一陳之以觀其趣

祭鄭虔州文

在昔先民惟名與位苟取其一莫兼其二自非大雅孰  
能兩至淵哉府君曠世高視先朝弘治時維休明俊乂  
四集偕應弓旌試宰洪洞民嬉政成郡國交舉天子是  
徵歷佐司徒撫翼皇庭處煩不厭在衆能澄乃守平涼  
既踐於夔寵命亨嘉紫綬金龜川流雨潤惠政旁施四  
民弗擾一郡咸宜邦降褒禮人興頌詩君子有行與時  
舒卷未老引年稱疾自免中林放達故里偃蹇古人高  
蹈方公則淺慶發厥門教成維子仲繼地官伯登御史

如珪如璋令聞不已璽書攸嘉爵服改增公拜於家帝  
命再承履道不愆考德斯馮庶幾鄉國永觀典刑天不  
遺老如岳中崩嗚呼哀哉某等忝接封壤嗣人之友禮  
弗登堂慕德永久追誦光烈雖歿不朽望遠陳辭興哀  
稽首

祭晉溪公文

嘉靖癸巳孟冬之望謹用牲醴楮幣申祭於故府主太  
宰恭襄晉溪公曰在昔聖哲與道屈伸出入卷舒厥分

惟均曩者戊子愚也在逐退耕梁園逍遙河曲捐棄餘  
息猶荷天覆端笏鴈行參轡驥足時維明公秉衡在司  
徊翔省闈瞻近光儀狷直不容屢傾於時大人含弘忘  
其陋私嗟余孤賤不懲其狂天不終恤逮公凋亡蒙恩  
過幸出守晉陽事方賈傳情比顏延回思疇曩感載自  
憐過瞻墟墓轅馬弗前孟冬十月官程孔亟征徒憔悴  
軌路杳默驅車汾上垂涕山側庶公精爽鑒予心惻

祭翟母太夫人文



嗟夫人氏稟聖含貞奉嬪高族厥德純明乃誕元哲作  
邦國植青瑣紫闥出入光榮鳳誥龍章昭受命服登於  
遐齡享茲景福帝曰惟良克鎮荆楚江漢咸平元哲來  
撫夫人從之如曹大家伏臘晨昏其樂孔嘉江魚橘柚  
鼎食崇加夫人曰歸公疏再上天子眷之錫我祿養河  
東不歸弗克以往遂殂於荆邦人咸悲云我大夫大邦  
是綏夫人壽考匪悲所興夫人東轅不我俾寧凡此庶  
僚罔不軫懷祖祭路隅以告同哀嗚呼尚饗

軼稿

山西鄉試策問二首

問典謨誥誓垂布萬世帝德王業於是乎在求之尚書  
而其文可觀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能神授其歷草  
昧初興不忘講習嘗伏讀御製惟詔則有即位諸篇惟  
誥則有封信國公湯和諸篇惟書則有與元幼主諸篇  
惟勅則有諭太師李善長諸篇惟文則有即位告祭諸  
篇惟策則有聖學諸篇不刊之典懸諸日月自然之文

沛若江河蓋與典謨無二矣昔漢武帝征伐四夷詔令  
爾雅是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之屬為之視草唐德宗  
奉天罪已強悍流涕是時陸敬輿為之裁詔彼徒臣下  
之代言爾然其盛若此而況出於聖祖親製者乎是宜  
逆虜革心鉅儒拱手也列聖相承金匱石室藏之天府  
副在有司茲願頒布學宮與六經為七人得誦法神武  
聖文示百王式不其盛歟其視續七制之書集兩漢之  
詔令者相去遠矣諸士子謹相與頌揚其盛可乎

問聖人立言垂訓至六經孔子之書止矣後世專門著書者無慮數百家何紛紛若是哉要之純駁是非之間自有不可掩者矣姑舉其大者與諸士子商之夫經莫大乎易作太玄者固欲準之也說者謂其言一本於莊老已不免於覆瓿之譏矣然則易果不可準乎傳莫大乎論語後之作中說者固欲擬之也說者謂其言實過於荀揚亦莫逃於豎屋之譏矣然則論語果不可擬乎至若大學之書教人之大法也後儒因之以作衍義其

二綱四目之列非所以闡其旨乎或謂但及修齊而不  
及於治平者何歟春秋之書經世之大典也後儒繼之  
以作綱目其褒貶鑒戒之義非所以帥其意乎或謂筆  
削之間有與凡例不合者何歟願著於篇以觀稽古之  
學

題焉文堂集後

古人不云身將隱矣焉用文之僕丘園之姿久婆娑於  
人間思放達於物外爰有敝廬託於平野郊闌之外人

境都絕乃若二三朋曹欵柴闥而論玄焚枯魚以引白  
笑陶令之晚歸歎尚子之情非點翰數辭不必工拙散  
在他方各成卷帙子弟門生稍自輯錄嗟乎雕蟲無補  
子雲始自悔于末年畫虎何成孔璋終受譏於當代號  
曰馬文堂集云耳蘇門山人識

題刊高氏日程後

余少好老莊之言離心事務廢日自放復以家貧干祿  
京輦迂疎不進學術事功兩亡所就奄及四九之年緬

思哲人競時之訓俛而自吁然悟來者可追則又闌宵  
起坐不寐苟繇是天加之年淬礪不怠將有所樹立以  
自效不泯泯於斯世至於隱顯之際匪吾好所存因刻  
日程以眎吾志云歲游兆渚灘十月朔日山人高叔嗣  
書於焉文堂

蘇門集卷八

蘇門集後序

正位自少聞河南蘇門先生名間嘗讀其詩若文則見格調閒逸意興端潔迴出塵表輒撫卷而歎息見其人已而入仕宦游中外聞薦紳先生談其為人銳情雅道不與世隨在都署而有山澤之想若鳳儀麟遊之不可羈思其人實與所著詩若文似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位於先生有以知其人矣比位出守維揚幸厠總漕毛介川翁屬翁乃先生壬辰禮闈優錄



也坐鎮江淮文武為憲居歲餘特召內臺將行出先生之集命之重梓俾後生知前輩之盛則又執集而歎曰視其所舉則知其所為舉之者聲應氣求固然也古之豪傑之士遇知於文場者如唐陸宣公之於韓昌黎宋歐陽之於蘇伯子而呂東萊一見陸象山之試卷即名知其人夫固有所辨也位雖未得見先生而先生之為人蓋益驗於知人矣然則茲集也其傳也夫翁道德文章光被海內而所至不欲以文顯竊見撫臨以來百務

節省獨於此集用心焉豈惟知遇之私誠重其人也刻  
既成位不揣猥庸謬識末簡如此若夫先生著作之美  
則舊本已序之而我翁名世德勛朝之士大夫仰之凡  
輟迹所至之吏民頌之何止於江淮之間奚啻於當時  
之近將載於國之史乘壽之千禩又何庸位之置喙云  
嘉靖癸亥歲季春月吉旦直隸揚州府知府豫章後學  
張正位謹序

跋

蘇門先生集凡八卷後岡陳公首梓於湖省而考功讀書園諸稿多先生先日手所自輯慎傳也水陽亢公再梓於汴省而詩暨文迺增入數首重遺也蓋後岡為先生海內知交而水陽則先生甲午晉闈所取省解也愷也不佞壬辰就試南宮繆為先生所錄迄今三十餘載慨師資之日遠幸斯集之猶存披誦之餘肅然如對先生焉蓋先生亢潔不羣雅自好修蓋其所撰述大都類

其爲人一字一句莫之能易大傳曰修辭立其誠又曰  
吉人之辭寡先生其立誠之吉人者哉總漕之明年為  
癸亥付揚守張君正位梓之不特以其辭焉已耳是歲  
之下泚日門人毛愷拜手敬識于集思廣益堂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財團  
法人  
佛陀  
教育  
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